

曾剑秋 著

走进世界
著名学府
丛书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相约剑桥

CAMBRIDGE

ENTERING THE FAMOUS UNIVERSITIES IN THE WORLD

相约剑桥

曾剑秋 著

(京) 新登字 083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相约剑桥/曾剑秋著. —北京: 中国青年出版社,
2000

(走进世界著名学府丛书)

ISBN 7-5006-3870-1

I. 相… I. 曾… III. 剑桥大学-概况
IV. G649. 561. 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28877 号

*

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发行

社址: 北京东四 12 条 21 号 邮政编码: 100708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

850×1092 1/32 8.75 印张 2 插页 179 千字

2000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 2000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7,000 册 定价: 14.60 元



曾剑秋，1957年4月生，湖南湘潭人，教授，国家公派留学英国高级访问学者，英国剑桥大学Judge管理学院客座教授，担纲十五届剑桥中国学联学术论坛主席。已经出版的十部书稿中，《超常策略》、《金融危机与中国》两部书是近年来的力作。

目 录

1	连接的房子
19	菲利普·翟·清华、剑桥直通车
31	剑桥风情·莎士比亚的遗产·“Heffers”书店
45	谁进教堂·向耶稣说对不起·上帝在科学之城
59	签证上的秘密·板凳费·先生们与女士们
76	剑桥与牛津·买车与丢车·“雅次”与英镑
91	圣诞之光·远离护栏·“万国聚餐”
104	走近霍金·大师梦想·午餐学术活动
122	进化论·英国烟·遗传树·“鱼人”的后代?
138	金发白霞·诗人弥尔顿的悲怆
151	叹息桥·赫德勋爵·恬静的思索
167	剑桥人只在乎打理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185	红灯区·“性房间”·“你看起来像个正常人”
201	酒吧与咖啡·果园与午茶
213	弃子与双活·职称面试与刮胡子
229	英国绿卡·私立学校·谁是老板
247	费尔茨数学奖·穿越牛顿桥·卡文迪许实验室
263	家的诱惑



连接的房子

天高云淡。坐在北京飞往伦敦的中国民航 CA937 客机上,我一直在思索、体验这四个字的含义。人们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得到的其实是很普通的东西;人生经历了漫长的岁月,才认识到了平淡生存的伟大意义。隔着机窗眺望远处的云海,波涛起伏,层层叠叠,令人思绪万千。

飞机上的大型电视显示屏幕忽闪忽闪,中英文提示飞机已处在西伯利亚的上空。窗外阳光明媚,从万米高空似乎可以看到遥远的西伯利亚。西伯利亚和喜马拉雅山一样是大自然塑造的世界奇迹,流传着许许多多脍炙人口的故事。西伯利亚是一片一望无际的雪城,如果一个流

放在西伯利亚的犯人企图逃跑，那么他在冰天雪地里走了无数个日夜，最后的结果也可能是冻死在茫茫雪地里。西伯利亚也许曾是一片绿洲，据说考古学家在西伯利亚发掘出“西伯利亚羊”，这头羊正在吃青草时成了化石，考古学家认为，西伯利亚原来是一片碧绿碧绿的大草原，由于“极地跳变”使它变成了寒冷的地带。新的千年来临了，人类对于自身以及周围环境的认识却仍然处于探索阶段。

飞机在寒冷气流的冲击下猛然颤抖了一下，我的思绪回到了“到英国剑桥大学留学”这个题目上。从1977年考上大学开始，我一直做着出国留学的美梦，留学日本、澳大利亚、荷兰、美国，机会一次又一次擦肩而过，终于在当了近二十年高等学校教师、中国大陆改革开放后实施出国留学政策的第二十个年头留学英国，并且是以高级访问学者的身份去英国剑桥大学。我脸上掠过了一丝得意的笑容，那种笑容其实是很真实、很自然的。

英国剑桥大学属于世界顶尖级的名牌大学。独特的学术氛围，浪漫的生活情趣吸引着成千上万的学子从世界各地奔赴这所神秘的伊甸园。

英国剑桥大学位于伦敦的东北面，从希思罗机场到剑桥约需两个半小时的车程。我带着沉重的行李，在转悠了快一个小时后才找到了机场开往剑桥的长途汽车站。经过近十一个小时的长途飞行，我没有疲惫的感觉，兴奋使我忘却了时差。坐在疾驶的长途客车上，我打量着窗外异国的风情。近处，左行的车辆井然有序，公路上的行车线非常醒目，铺在公路上的小灯管，红、黄、绿色连缀似一条条彩色的飘带，长途车就在这条灯带上滑行。公路两边



的路灯盏盏明亮。远处,大片大片的草地在灯光照射下呈现出五颜六色,使人感到空旷与舒畅,一排排的二层小楼房掩映在花草丛中。

“出国留学的第一关就是找房子。”出国前朋友的忠告猛然在我耳畔响起。茫茫房海,何处将会是我剑桥留学的栖身之地呢?

我从中国来英国剑桥大学之前,剑桥大学 Judge 管理学院的秘书爱波特(Abbott)在电子邮件中告诉我,他们已为我在耶稣学院(Juese College)安排了两天客房,要我到剑桥后再与学校的住房管理中心,特别是剑桥大学的访问学者协会(Society for Visiting Scholars)联系,这些组织会为我寻找住房提供信息帮助。透过剑桥大学这种服务可以看出,西方国家大学设立的为学生、学者服务的体系已经规范化、市场化。从互联网上,我也查询到许多有关剑桥大学提供住房的信息,而实际租到住房需要先电话预约、看房、交押金等程序。“找房子”是出国留学人员首先要学习的必修课。

到达剑桥、找到耶稣学院院内的那间客房已是晚上十一点多钟。我站在这座拥有几百年历史的古建筑里,躺在古色古香的舒适软床上,有一种宾至如归的感受。这间客房位于这座楼房顶层的东面,踩着咯吱咯吱的木楼梯时让人觉得整座楼房摇摇欲坠,但是进入客房后,就明显地感觉到这是一间很温馨、很现代化的客房。客厅很大,长沙发椅对面摆放着两张宽大、能上下摆动的单人沙发,窗前的写字台上有鲜花、电视机以及几本厚厚的电话册,靠西面的墙是新安装的独立供热系统。织有地中海图案的波斯地毯很干净,卧室的被褥叠得整整齐齐,洗手间里

放着一套新浴巾。我打开冰箱,里边有一些饮料、水果、点心和汉堡包,我将汉堡包放进微波炉里热了一下,用电热壶烧了点开水,冲了一杯热咖啡。拉开米黄色的窗帘,外面正下着小雨,在草坪周围灯光的照射下,细雨如丝,依稀可见。已是深夜,整个楼房,整个耶稣学院静悄悄的,我突然感到有一丝恐惧。耶稣学院是剑桥大学最早的神学院,早在公元十二世纪就已初具规模,我住的这间房子恐怕已有数不清的人在这里小憩过,包括名流学者,各个时期的男男女女,但住得最多的还是与宗教有关的人,他们有的已撒手人寰几百年,或许就葬在不远处的教堂里。

剑桥秋天的夜晚使我感到既陌生又好奇,雨中还能看到若隐若现的星星,它们好似挂在天穹的彩灯,在细雨濛濛中守候暮秋的夜晚。我拉上窗帘,熄灭壁灯,强迫自己结束好奇、激动,因为我要在未来三十多个小时内,在这所陌生的城市里找到接纳我泊居一年的寓所。

上午九点,我在剑桥市中心狭窄的街道上踩着淅淅沥沥的雨点找到了位于米尔弄堂(Mill Lane)十二号的“访问学者协会”,它是专门给外国来的访问学者、学生提供住房中介服务的机构,不收取任何手续费用。在介绍了自己的一些基本情况,提出找住房的要求之后,一位披着长长金发的姑娘递给我一张表,并从计算机里搜寻符合我要求的房主的姓名、地址、电话等信息。当我填写登记表时,金发姑娘已经用激光打印机为我打出了包括房主地址、房主要求、联系电话、房租价格以及注意事项等内容在内的一份详细实用的“联络图”,它包括了九个英国人家庭。我进行了一番比较,习惯地采用“优选”方法进行逐个排队,并准备首先去看离我学习工作的 Judge 管理学



院不远，房租每周五十英镑并且男士优先的英国人家庭。这位称为爱德乌斯(Edwards)的女士住在剑桥城市中心，她能提供一间很舒适的、设备齐全的房间。她的基本要求是不抽烟。我先拨通了她家的电话，爱德乌斯女士正好在家，我说通过剑桥大学“访问学者协会”的介绍想到她家看房间。

“你能不能下午来？”爱德乌斯女士问，同时我听到狗叫的声音。

“我非常希望上午就能到您家看房子，因为您家离我工作单位很近。”我用上了一段英文听力练习中曾经背诵过的“找房子”的整个句子。

电话那端沉默了下来，我赶紧进一步解释说我的时间比较紧，必须尽快找到房子等等。

“好吧，你一个小时以后过来。”对方平静地回答。

我看了看表，扫了一眼“联络图”，再去别的地方看房子已来不及，只有约半小时的时间可以利用。我拨了两次在这份房主名单中房费最低并可作为第二候选的英国人家庭的电话，没人应答。然后，我拨了第三家，这是一位先生，他允诺下午三点可以去他家看房子。

我冒着小雨、揣着地图准时找到了爱德乌斯女士家。它位于剑桥市中心巴那拜斯大街(Barnabas Street)右侧单号的一排房子之中。

来剑桥之前朋友告诉我，国外的住房分房子(House)和公寓(Flat)。所谓公寓，就相当于中国国内住宅楼中的三室两厅、两室一厅的房子，而国外的房子一般是指楼下为客厅、厨房，楼上为卧室的小洋楼。剑桥的房子除了地段不同而产生的不同价位以外，还与房子的结构、形状有

关。比较值钱的房子，是那种有棱有角的、窗格形状像陕北窑洞门似的、建于英国维多利亚时期的房子，其次是独立的、与人不共墙的房子，房子一般拥有比较大的院落和绿草地，而那些连成一排并且两家共用一堵墙的房子，则相对又要便宜一些。

爱德乌斯女士家房子的墙以及院落的矮墙均与人共享，不大的院落长满了长青藤，院门上还挂了一只在英国很少见的鸟笼子，两只小鸟欢快的叫声似乎在欢迎我的到来。进门后，经过一条不太宽的走廊来到了大厅，但厅的面积大约只有十七八平方米，厅中央摆放着两张沙发，桌子上堆放着一些杂物和没来得及收拾的盘子和刀叉，一台或许是十六寸的电视机摆放在墙边的一张矮桌上。一条高大的黑色英国猎犬被关在靠近厅的一间小房间里，因为有陌生的人来，它的叫声很响。

房主非常热情，也非常坦率，她说她的房子有点乱，同时在注意事项中没有提到狗的问题。我有点后悔在未见到房主和房子前，在电话中竟自我吹嘘说自己不抽烟，爱整洁。其实“爱整洁”似乎是不能随便说的，因为一些英国人家里的确乱糟糟的，很不整洁。这应算作是到英国剑桥得到的第一个教训。当然，狗的问题我是在意的，那条像黑熊似的大狗使人不寒而栗，粗犷的叫声更令人胆战心惊。房主领我上楼去看房间，这间靠近洗手间的朝北的房间仅有五六平方米，房间里除了一张床和一张小桌子外，没有其它家俱，窗户敞开着，可能是因为我来看房子而让新鲜空气在室内流通。我顺便扫视了一下其它敞开着门的房间，房间都不是很大，除了床以外也基本上没有摆设，是那种地地道道的卧室或“床屋”(bedroom)。我开



始对出国前英国家庭的富裕概念的量化指标大打折扣，甚至认为这个家庭的生活质量还不如我在国内的生活质量。我想再多找几家比较比较，同时也可以进一步了解英国人家庭，至于如何谢绝爱德乌斯女士，我已经想好用“怕狗”这条理由。

走出爱德乌斯女士家门已雨过天晴，阳光在匀匀细细的水沫中融化、折射，环绕着一座教堂的尖顶扯出一道七彩长虹。我决定去看一看位于乌福斯坦(Wulfstan Road)路的房费最低的英国人家庭。沿着剑桥火车站往南，跨过一架天桥，穿过一座公园，找到了萨瓦逊(Salvesen)女士的家。绿草地那边传来孩子们一阵阵欢声笑语，我凝视着这间开满鲜花的院落，觉得还是应该先打个电话给房主，否则显得太冒昧了。举目朝前看，马路右侧有一排商店，靠近停放自行车的地方有一个电话亭。我先进了一家快餐店买了一个汉堡包，一方面是因为走饿了，另一方面是换硬币打电话。投进十个便士的硬币，拨号，电话通了。电话铃响了一下又一下，没人应答。我来到附近一块绿地，在椅子上坐了下来。一群四五岁的英国小孩正在草地玩耍，一位酷似商店里摆放的那种洋娃娃的女孩在荡秋千，看上去，像是一个幼儿园。北京比较好的幼儿园供孩子们游艺的设施比这里多很多，我所在的北京邮电大学幼儿园还设有灰姑娘城堡等，孩子们除了比较正规的电子琴、图画课以外，中间还要伴着音乐做儿童健美操。而在英国，就是让孩子们自由自在地“疯玩”。我仔细看了看“联络图”中介绍的这位房主情况，她拥有一套舒适的英国家庭住房，具有独立供热系统，有一个比较宽敞的单人房间可出租，租金是每周四十六英镑，不抽烟者优先。虽

然地点位于剑桥市中心的南部，有点远，但是看来居住条件还不错，房价最便宜。我在椅子上坐了约二十来分钟，再次回到电话亭，仍然没有人接电话。我想我应该往北走了，三点钟还有一位英国先生在等我。

位于城堡街 (Cartle Street) 的这位英国先生叫帕乌色琅 (Powesland)，我在房主开门后竟说成了要找一位“怕色狼”，当时直在心里责怪自己与地道的英国人说英语越说越蹩脚。房主是一位身高足有一米九的英俊中年人，宽阔的额头、稀疏的头发、敏捷的眼神说明他可能从事与智力有关的工作。事后知道，他果然是一位编计算机游戏的工程师。帕乌色琅领着我先看房间，除了一层的这个厅，以及比较窄小的厨房、卫生间以外，楼上只有一间卧室，准备租给我的所谓单人房间居然是位于三层的“阁楼”。看到这间阁楼就能使人联想到中国旧上海的那种阁楼，三角形的小房间竟没有床。房主跟我说如果准备居住的话要自己准备被褥等床上用品，并且还要订一年的合同。此时我退却的想法已经占了上风，我试探性地问：“能否先订半年？”

“不行，至少一年！”房主居高临下。

“房租价格能不能便宜点呢？您看您出租的这个房间很小，我还得准备被褥等，一个月一百九十五英镑比较贵，能不能一百八十英镑？‘十八’在中国是一个吉利数字。”

帕乌色琅狡黠地一笑说：“我了解中国，我在香港的一家计算机公司工作了三年，有一位叫‘花’的香港小姐还要我娶她作妻子，说如果我娶了她这位‘花’，就会赚很多钱，‘大发’，‘发财’，对不对？”



“‘花’还有花钱的意思，她会花掉您很多钱。”我也风趣地说。

看来租房价格没有太多的协商余地，我对房主说要回去好好考虑一下，明天上午给他电话，告诉他租还是不租。

外面又下起了小雨，天色阴沉沉的。我不想再去第四家，中午只吃了一个汉堡包，滴水未进，再入雨中已察觉到一丝凉意，有一种“饥寒交迫”之感。从城堡街的高坡处，俯视剑桥城鳞次栉比的房子，我只是穿梭在它们中间的行路人。

窗外雨点声越来越响，我用开水泡了国内带来的一包“营多牌”方便面，躺在耶稣学院这张暂时属于自己的床上，细细回味着一天找房的经历，那一幢幢英式小洋楼、那一间间形态各异、狭小的房间，还有那声态、体态、精神状态迥然不同的房主，都像放电影一样在脑海中闪过。四周开始渐渐地阴暗下来，街灯还没有亮，透过蒙蒙的黑暗似乎有一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气氛，四周静悄悄的，除了那一阵赶一阵猛烈的雨声。我突然纳闷，英国下雨怎么没有雷声？在北京，你会看到一道一道闪电，然后是震耳欲聋的雷声，有时竟连珠炮似的。要是有雷声就好了！

来到洗手间，打开浴池的水龙头，调好水温。今天太累了，泡一个热水澡解解乏。我这时才发现双脚板上都有水泡，腿肚子也又酸又痛。一天都在外奔波，从南到北，从东到西，穿着皮鞋走了足有三十里地。泡着澡，我忽然想到，包括今天晚上睡觉的时间在内，我只能在这间客房里再呆十几个小时。必须尽快找到住房，否则明天晚上就要

寻找旅店或露宿街头了。我马上拨通了剑桥访问者协会推荐的“连接的房子”(Link House)的电话。接电话的是婉(Vi)女士,她热情地说:“欢迎您,曾先生,我们刚送走一位中国的王教授。”看来中国人住“连接的房子”一定表现不俗,给房主留下了好印象。

“这位已离去的中国教授的房间是否还空着?”我赶紧问。

“不,已经有人住上了,不过我们在吉布路(Gilbert Road)九十五号还有一间小的单人房间空着,但它要到下周二才能准备妥当。”

“我能不能今天晚上去看一看?”我迫不及待,有点饥不择食。

“我要和管理那所房子的本(Ben)联系一下,您十分钟后给我挂电话吧。”

“非常感谢!”

放下话筒以后,我就看着手表,十分钟显得非常漫长,我差不多一直数着手表上的秒针转了十圈,跳跃了六百下。电话铃响了,传来了婉(Vi)亲切的声音:“您今晚可以去吉布路九十五号看房间,去之前您先给本或他的妻子凯茜(Kathy)挂一个电话。”

我摸黑走出耶稣学院,中雨已变成了小雨,穿过维多利亚桥时,雨已基本上停了下来。从维多利亚桥上往剑河看,清澈的河水在灯光照射下波光粼粼。不远处,停泊着许多船只,其中除了那种供人们自己拿竹杆撑的船以外,还有几艘稍大的游船,那里是剑河的一个船坞,同时也是游人乘船观光剑河的租船处。前面出现了三岔路口,我借着维多利亚桥头的灯光仔细地分辨了一下前进的方向,



沿着弥尔顿路 (Milton Road)、吉布路,忍受着脚板上水泡的阵阵疼痛,一瘸一拐地找到了九十五号。房门上白底黑字写着“Link House”(连接的房子)。本和他的妻子凯茜领我进客厅,给我介绍了正住在这里的客人,他们是澳大利亚姑娘乔 (Joe),印度尼西亚的桑迪 (Sandi) 夫妇,赞比亚的班纳特 (Bannet) 以及另外一位赞比亚姑娘多拉 (Dora)。本领着我又看房子,这是一套比较豪华的房子,楼上有三个双人房间,一个单人房间,楼下有一双一单两套客房,近二十多平方米的大客厅后面有八十平米的后院草坪,厨房也有二十多平方米。此外楼下还有一间套房和一个不出租的小房间,本和妻子凯茜就住在那套挨着厨房的套间内。准备出租给我的房间是六号,我对这个数字比较珍爱。房间里摆放着一张单人床、一张写字台,写字台上方挂着收音机和壁灯,床边上有一个小床头柜,上面有台灯,床头顶上支了两块厚木板,看来就是书架了。

“有没有衣柜?衣服放什么地方呢?”我问道。

“哦,在这里,这儿有一个大衣柜,里面可以挂衣服,它属于六号房间。”

本领我来到过道,那里摆放着一个大衣柜,上面挂着钥匙。我打开看了一下,里面有十几个衣架。

本接着引我看冰箱和冰柜,那上面一层层都标着号码,公用的厨房用具、洗衣机、供热系统等。

“我来自中国,做中国菜有没有什么限制?”

我想起了从北京飞往伦敦时与中国航空公司一个姓许的先生的交谈,他在英国住过一段时间,他说英国人家庭都有报警器,油烟太大就会响起警报声,因而不少英国人家庭在中国人租房时都会提出在厨房做中国菜时的限

制性要求。他还说他们曾经合租了一幢英国人房子，将报警器用塑料盖上，住了半年，报警器一次没叫过。但是走的时候忘了将塑料从报警器上取下来了。他说到这里时满脸都是遗憾。

“没有限制，我们都很欣赏中国菜。”本的脸上仍然堆满了笑容。

除了房间面积太小，房子不在剑桥市中心、离我工作地点有点远以外，我对这处住房还基本满意。

第二天，我早早地起了床，琢磨着在离开耶稣学院前再看一两处住房，从而有比较地进行选择。我是学管理学的，科学管理强调多方案比较，得到满意或最优方案。外面又下起了中雨，还夹着一阵阵风。我心里直犯嘀咕，英国怎么了？为什么老下雨？是不是龙王爷就爱在这里撒尿？接下来我又安慰自己，鼓励自己，初到英国就赶上“风调雨顺”是个好兆头。我给位于市中心的一位英国人家庭挂电话。“联络图”上标明房子位于市中心较好的位置，有两个房间可以出租，要求客房不抽烟，只是房租贵了一点，这一点是我把它排到今天看房的原因。

电话铃足足响了有七八声才听到一种甜甜的女士声音：“哈罗！”我看了看表，今天是星期六，时钟才指向八点二十，或许女房主正在睡觉。

“非常抱歉打扰了您，”我赶紧说，“我是刚从国外来的留学生，剑桥大学住房服务中心介绍您家有空房可以出租，我能否过去看一下房间？”

“可以，您能否十点钟来？”

我一想十点钟正好是我应当离开耶稣学院客房的时间，焦虑地问：“能不能再早一点？”